

# 流動中的節慶樂舞景觀： 緬華的身份重構與文化多元性

時 間：113 年 11 月 15 日（五）13:30-15:20

地 點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一樓 5123 演奏廳

主 講 人：呂心純（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副教授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）

主 持 人：陳希茹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）

記 錄：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

## 一、從中和緬甸街出發的研究旅程

臺灣是相當典型的移民社會，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，不同族裔的人們來到這片土地安居樂業，也帶來了各自文化、習俗、語言、飲食等等，形成極為豐富的人文景觀。本次講座主講人呂心純副教授，從小生活在新北市中和南勢角緬甸華僑社區，這裡有多達四、五萬的緬甸僑民，約占中和整體人口的十分之一，是相當龐大的族群。不過直至 1998 年呂教授就讀民族音樂學研究所，在找尋研究課題的過程中，適逢中和地區舉辦第一屆潑水節，她才認識到平時熟悉的街坊鄰居，原來是從緬甸仰光移居來臺的華僑。在完全不了解潑水節文化的情形下，卻受其獨特的樂舞文化所吸引，呂教授自此將緬甸華人和緬族古典音樂家作為研究對象，探討他們如何利用音樂來傳達情感及表述外在社會現實，而音樂又如何形塑與再現人們的生命經驗。其遠赴緬甸研究古典音樂的十餘年間，也從事跨多點域緬甸華人的音樂活動比較，足跡涵蓋臺灣、仰光、澳門與其他全球化場域，也因為中和潑水節的舉辦，她開始每年參與並記錄相關節慶活動，深刻體會到節慶樂舞在視覺和聽覺上所帶來的強烈衝擊，不僅強化族群的人文景觀辨識度，更凸顯日常生活中隱藏的文化元素。樂舞中所承載的身體記憶和文化記憶，形塑了族群的歷史記憶，也深刻影響個人與群體的認同。定期舉辦的文化慶典也是他們展演集體認同的重要平臺，為不同群族提供了交流與分享的管道。本次講座以緬甸華人在仰光與澳門兩地的節慶樂舞景觀為討論對象，從他們多重遷徙的歷史過程，探索其身分認同的重構與文化多元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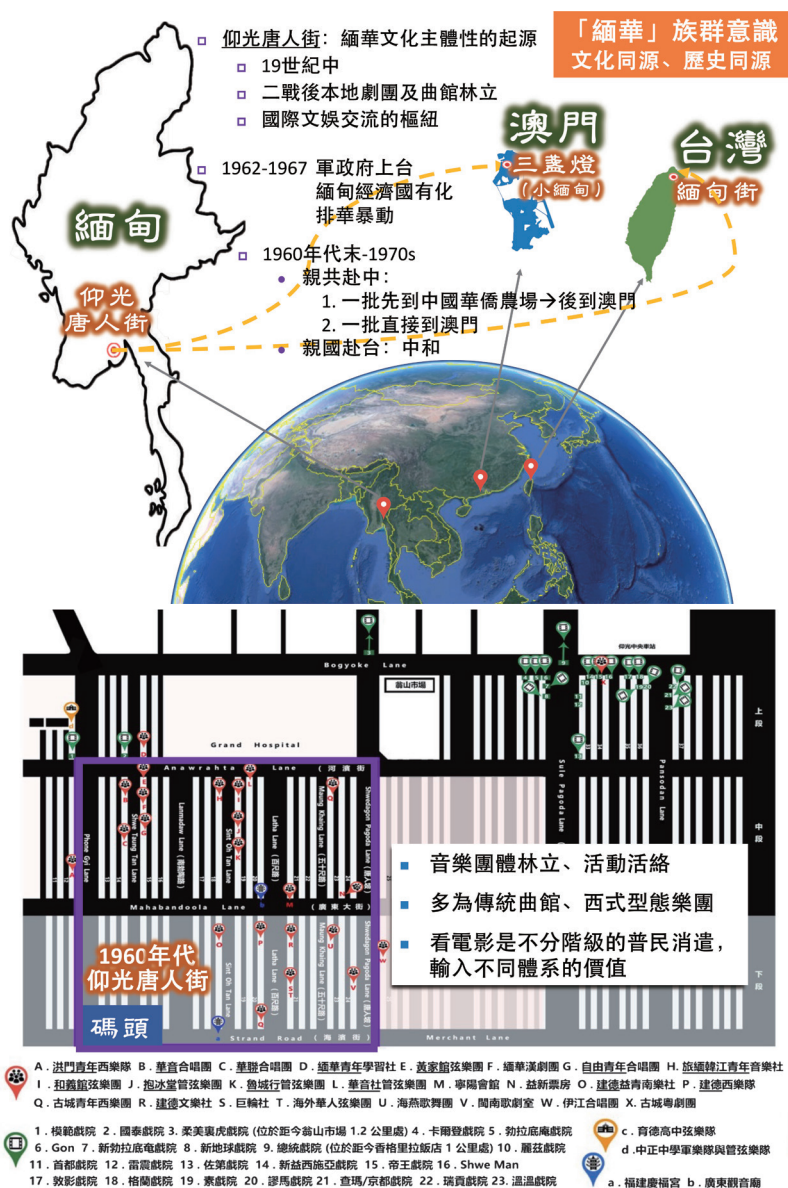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：(左) 呂心純教授；(右) 講座一隅

## 二、仰光的地理位置及經貿網絡造就唐人街的獨特風貌

1852 年，英國於第二次英緬戰爭後占領了仰光和整個下緬甸，規劃在三角洲上建造一座棋盤狀城市，將仰光打造成英屬緬甸的商業與政治中心，仰光唐人街於此時已略見雛形。事實上，實際參與英緬戰爭的英國東印度公司 (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) 已在十九世紀中葉於東南亞之檳榔嶼、麻六甲及新加坡等殖民地建立商業據點，藉由各地經商經驗與治理策略，以及積極投入在地知識的理解，對於仰光穩定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基礎。對華裔商賈而言，他們多數也有於檳榔嶼、麻六甲及新加坡等地從商的經驗，而仰光的地理位置不僅是南洋的西端，也是連接南亞與東南亞的樞紐，對於拓展南洋經貿網絡有其重要地位。可以說華商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皆依據既有經驗，再以仰光在地特質打造這個海口商港城市發展前景。在英國的治理政策下，市政廳周邊設為行政區，向西延展為不同的棋盤狀區塊，同樣歸類為「外籍亞裔」的華人與印度人兩大移民社群，便安置在這樣的街區裡比鄰而居，當地華人慣稱所居地為「唐人街」。在街區內又會依照祖籍省分各別居住在不同的街道上，逐漸形成各自的組織與幫會。

仰光在二十世紀初期已是亞洲人文薈萃的城市，不少西方劇團譽為「東方最佳的表演城鎮之一」，正是由於仰光特殊地理與社經地緣位置，其蓬勃的跨國貿易及多元族群共處，激盪出大量的「文化動能」。唐人街占地僅四十六公頃，卻音樂團體林立，多為傳統曲館與西式型態樂團，活動相當活絡，與之鄰近的印度區則有諸多印裔或印資經營的電影院，數量達二十餘家，華人經營的戲院則有五家，故看電影是不分階級的普民消遣，唐人街也因電影文化而衍生出日

常或節慶的歌舞展演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緬甸完全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正式獨立，同時國際局勢丕變，以美國為首的傳統西方列強及其盟國，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及其盟國形成對立之姿，展開了長達半世紀的軍事及政治對抗，亦即「冷戰」(Cold War)。仰光因特殊位置，亦受到兩方勢力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及文化等層面的碰撞，造成多重迴盪與形塑，也投射於居民日常樂舞與電影跨國網絡的文化政治。



圖二：獨特的唐人街風貌 (圖源：講者簡報)

### 三、仰光唐人街的电影跨国网络及节庆乐舞特色

唐人街作為經濟要地呈現出兼容並蓄的特質，它所納入的知識流、意識形態流、資本流及文化流，主要包括三股力量：一是英屬印度的勢力由南亞往東南亞拓展，多為回教、印度教等宗教影音；另一是華人影業的商貿網絡由東亞向東南亞推進，其中包含受共產主義影響的左翼電影，以及來自香港、臺灣的右翼電影；最後則是西方跨國影業市場向南方國家蔓延，主要是延續殖民時代已建立的跨國網絡，尤以好萊塢影業為主。這三股經濟動能流入仰光，在唐人街激起了一波波文化生產的浪潮。雖然緬甸獨立後，民族主義運動與共產主義的連結緊密，但英國殖民時期引入的資本經濟體系仍持續發揮影響。仰光影業也未因脫離英國統治而衰落，反而持續與西方世界保持交流。雖然片商與戲院界仍以印度人獨大，但緬人及華人也陸續因自身族裔社群的娛樂需求而投入市場，開拓更為多元的電影跨國路徑，除先前的印度片、西洋片、日語片外，還引進各式華語片、蘇聯片等，可謂應有盡有。除了電影放映之外，仰光唐人街的戲院還販售或贈送附有歌詞、樂譜的歌本，唱片行和書店也順勢推出相關的錄音唱片和歌集，使得這些電影插曲深入人心，人人皆能朗朗上口。而仰光唐人街屬不受國、共政府思想審查限制的境外區域，人們不分左翼、右翼觀看戲劇，領略「祖國」文藝思潮，形塑獨特的多元樂舞品味與展演樣貌，也造就開放性的國際觀。

然而，1962 年奈溫將軍（Ne Win，1910-2002，中文或譯尼溫）發動軍事政變，宣布緬甸國防軍接管政權，在其領導下，緬甸走上軍事獨裁，施行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，造成政治動盪及經濟衰退。接踵而來的排華暴動，使當地華人謀生困難，日常公開活動亦遭禁絕，僅剩宗教及華人新春活動，且需事先申請才能舉辦。同時，中共與在臺國民政府隔海的軍事、政治對峙，亦使許多緬甸華人社群感受中華文化的存續問題，許多人選擇出走，造就第一波緬甸華人移民潮。依政治認同差異，親國民政府者移居臺灣，落腳於今日新北市中和區；親中共者則遷至中國大陸，其中一批直接由緬甸移民至澳門，另有一批先抵達中國，但因遭逢文革下放至各地的華僑農場，七〇、八〇年代之際才轉赴澳門。呂教授援引學者 Jayde Roberts 的研究，指出六〇至七〇年代，仰光華人的經濟與文化活動受到嚴重的壓抑，直至八〇年代才再次以華人身分崛起，在艱困的環境中持續展現「華性」(Chineseness)，宣揚中華傳統。例如，華人在春節期間占據公共空間舉辦慶祝活動，這種行為可以視為一種策略性的文化實踐，反映了華人在面對政治、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變遷時，如何靈活調整，以不同的方式來表達文化認同。

基於上述觀點，呂教授從節慶樂舞的內容探討「華性」，認為從歌詞、唱腔、舞步等幽微細節中，已呈現在地化、與時俱進且帶有現代化的「緬華性」。例如當緬甸當局於七〇年代末期逐漸鬆綁華人公共活動禁令，唐人街左、右翼居民決定合組「華僑賀年隊」，以頗具華人特色的雙龍裝飾花車的形式繞行街區，也有於街區搭建大舞臺定點式演出，內容包含印度歌曲、華語電影插曲、緬甸本土流行歌手、翻唱華語歌曲為緬語的華人歌手等，伴奏樂器也有傳統中式鑼鼓、斑鳩琴和薩克斯風等西式樂器，呈現出雜揉複合、兼容並蓄的文化特質。不過，受到 2019 年末新冠疫情及 2021 年緬甸軍事政變的衝擊，唐人街的活動已暫時停擺。

■ 以充分展示華性的雙龍、唱多語的流行歌曲，繞行唐人街



圖三：華僑賀年隊（圖源：講者簡報）

#### 四、官方意識下「被發明的傳統」與澳門緬華族群的主體性

因國際局勢陸續移民往澳門的緬甸華人，在當地又有如何的節慶呈現？事實上，這些在澳門的緬華人數雖為華僑大宗，主要的慶典卻非華人春節，而是四月的「緬華潑水節」。該活動自 1995 年開辦以來，至今已舉辦二十九屆，最初是澳門緬華互助會發起，一解僑民鄉愁的小型聚會，爾後被特區政府旅遊局相中，成為重點發展項目。如今，這個原本為期一天的社區活動，已經發展成為為期四天三夜的大型觀光潑水嘉年華。自 1999 年澳門政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來，澳門政府響應「一帶一路」政策，力圖將澳門打造為「世界旅遊中心」，盼能透過活化這個城市的空間，展現它豐富的殖民歷史及移民文化底蘊，

其中七〇、八〇年代大量緬華移民所帶入的獨特文化被視為重要的資產。「緬華潑水節」更被定位為澳門觀光產業重點推廣的「文化品牌」，也是澳門近兩百個觀光慶典中，唯一非中國、非葡萄牙族裔文化慶典，屢屢成為觀光月刊重點宣傳的頭版。該活動的宣傳海報自第三、四屆以來，主要的文化表徵、節慶結構及樂舞文化符碼相當一致，沿著觀光景點路線巡遊的樂舞花車、來自緬甸的專業舞者、緬甸及東南亞美食文化節、民族歌舞晚會，以及潑水嬉戲的少男少女情景，本該作為主角的「緬甸華人」卻從畫面中隱去。緬華潑水節流程與活動每年大致相同，意味著不容失序、便於控管的官僚邏輯，例如以官階地位高低，依序致贈紀念品的環節，往往耗費一、兩小時，但年年仍是如此進行。



圖四：澳門妙音鳥花車、仰光妙音鳥（圖源：講者簡報）

與仰光唐人街花車不同，緬華潑水節花車雖每年樣貌有所不同，但都不離妙音鳥（緬文稱之為 karaweik，即佛教典籍所云外型人首鳥身、聲音美妙、能頌佛經的「迦陵頻伽鳥」）、孔雀或天鵝等鳥類形象。至於為何是鳥？呂教授說明，仰光市中心有一座浮於燕子湖（Yinya Lake，又稱茵雅湖）中的鳥型船屋，為過去皇族所遺留的建物，現作為餐廳及知名景點，澳門緬華將其作為花車主題，意外大受歡迎。然而過去在緬甸唐人街，這類潑水節花車巡遊未曾出現，其所聯歡慶祝的亦非潑水節，而是華人春節，故呂教授稱之為「被發明的傳統」，是屬於澳門緬華版本的潑水節活動。花車載著舞者遊經之處，為吸引更多遊客，達到最佳觀光效果，緬甸舞者在沿途的停靠點走下花車與遊客共舞，透過舞動

感官的互動體驗設計，讓遊客身臨其境，感受澳門多元文化的魅力，滿足在閱聽經驗上的奇特性與記憶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推廣緬華潑水節這個品牌的同時，澳門政府強調由緬甸歌舞者所表演的「緬甸傳統樂舞」及「緬甸流行歌曲」，另外也舉辦緬甸及東南亞美食文化節，以異文化意象與體驗來彰顯其可看性及精緻度。不過，活動雖名為「緬華潑水節」，但緬華人卻是居於觀看者的視角，透過表演中情感與記憶的集體匯聚，以及社區在節慶文化的參與，緬懷作為第二家鄉的緬甸，體現出「緬華」的族裔空間。在此一空間內，過去的共有得以紀念與慶祝，也能強調與周邊不同族裔之間的差異，強化其社會優越感與認同度，向澳門社會彰顯其「模範歸僑」的角色，藉此鞏固緬華的主體性及族群地位。

呂教授總結，以緬華節慶樂舞作為分析對象，能幫助研究者了解離散群族的自我認知、社會行為、族裔關係、情感連結、政治認同等議題，也是提供他們在空間中創造正面社會關係、傳達思鄉情感、凝聚空間認同、族群扶植培力的方法，對於拓展社會學或人類學界在探究遷徙的社會文化現象時，樂舞是個極具參考價值的研究觀點。